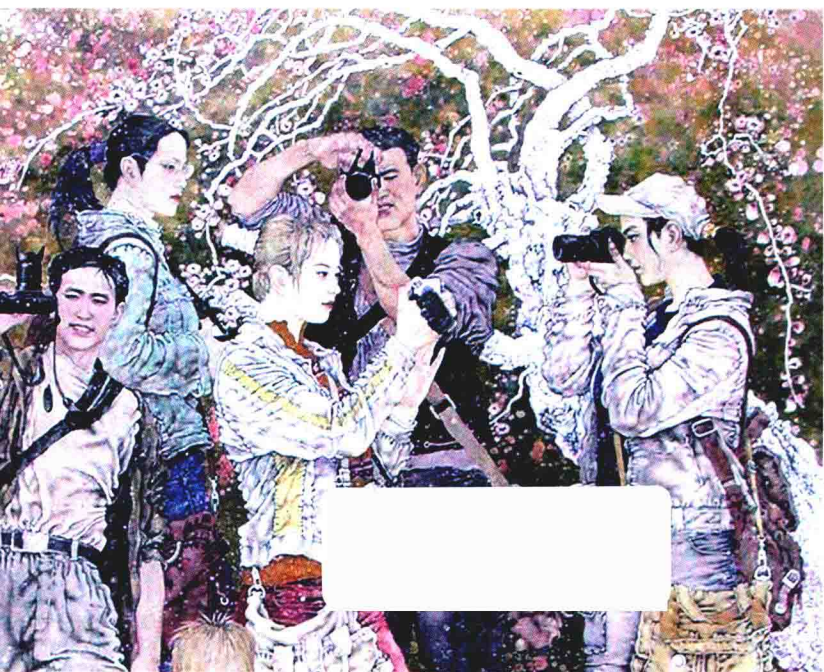




特文学

此去经年

朱铁军 主编



女人的四个愿望/陈世旭

我不是你婚姻的暗箭/萧笛

胡桃夹子/周海亮



中国言实出版社

此去经年

朱铁军 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去经年 / 朱铁军主编.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1

(全民阅读精品文库)

ISBN 978-7-5171-2148-0

I. ①此… II. ①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3943 号

出版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蔡 玥

封面设计: 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4.75 印张

字 数 227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2148-0

出版前言

《特文学》系列丛书所编选的作品，均为2006年至2016年间《特区文学》杂志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按作品的题材分为《岁里春秋》《人间烟火》《仕说新语》《此去经年》《五行八作》，共五卷，包含24位国内知名作家的33篇纯文学力作，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在发表后被多家选刊转载，其中有获得各类文学奖项的，有收入年度选本的，也有被改编为影视剧本搬上荧幕的。

作为深圳特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纯文学期刊，《特区文学》杂志在打造“新都市文学、文学新都市”的办刊理念下，多年来较为倾向于涉及城市题材的纯文学作品，其中“深度叙事”与“质感文本”两个固定栏目，发表了一大批城市文学范畴的小说精品。因此在本系列书编辑之初，我们也以“叙事性、可读性、文学性”为选题宗旨，侧重于城市题材进行了作品的选择。

现下的时代，高度的科技化与商业化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场域，城市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变得空前的复杂、新颖、多样，同时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迭代，也将传统的阅读方式推向了碎片化的趋势。信息的爆炸带给文学艺术的影响与刷新，也在悄然裂变。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接收到与素常认知更为不同的新事物发生。

传统文学随之也进入了新的时代。因此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与文学生态中，进行怎样的文本书写、怎样的艺术传达，不仅仅是作家与读者，同时也是编辑们所面临的选择课题。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我们着意选取了叙事角度特别、题材新颖特殊、文学性与艺术性具有较高水准，并保持着传统的纯文学作品优良基因与特别的阅读价值的若干作品。

因此，我们将本套丛书命名为《特文学》。我们希望通过这三十余篇异彩纷呈的中、短篇小说，为您开启一条重温与新识、质感与深度并存的、独特的阅读之旅。

编者

目录

女人的四个愿望…陈世旭 /1

不等式生活…童 全 /60

环肥燕瘦…王方晨 /101

我不是你婚姻的暗箭…萧 笛 /142

胡桃夹子…周海亮 /195

女人的四个愿望 / 陈世旭

第一章 陈蓁

陈蓁咬咬牙：“妈的，为什么不呢！”

天刚刚放亮，四处静悄悄。自行车已经绕着这个大院的外围兜了两圈，陈蓁还没有决定是不是停下来。

大院是有武装门卫的。顾长清很详细地告诉过她，到了门口，出示记者证，就说是电视台送审稿件的，急等着发稿，让门卫给他打个电话，就OK了。记住，一定要神色坦然，大大方方的。

“妈的。”她又骂了一声。不知道是骂自己，还是骂这个让自己心神不安的男人。

认识顾长清之前，陈蓁的印象是这位副省长好像更愿被人看作书法家，全省范围，不管走到哪里，从妇产医院到殡仪馆，从汽车站到和尚庙，从星级酒店到收费厕所，到处是他的题字。她那位李贺也操练书法，说顾长清的字根本就是狗屁，倚仗副省长的职位写字敛财罢了。在顾长清面前，李贺的态度是挺尊重的，背着人家立刻就恢复了本性。这种压抑后的发泄明显是有偏见的，在他眼里，除了他自己，天下也未必有书法家。文人写的叫文人字，军人写的叫军人字，官员写的叫官员字，都不入流，好像只有他这样十三不

靠的才好叫书法家。陈蓁不懂书法，但她觉得顾长清的字不像马屁精们说的那样好，也不像李贺说的那样赖，就是看不出什么特点，更说不上才气，很一般的楷书，跟电脑上的标准字差不多，看过就忘了。在电视上见到的这位副省长，一脸孔圣人的君子像，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文化界的几个头面人物肉麻地说是“貌之庄，色之和，辞之确，并行不悖，如良玉温润而栗然”。认识后才知道，男人就是男人，不管他们怎样的千差万别，本质都一回事。一切男人想要的这位副省长也都想要，一点都不会落下。

顾长清调来前就是副部长，传说他下派到地方，是准备接省长位子的——到这一届人大结束，省长就超龄了。因为最终局面未定，他没有把老婆孩子带来，自己一个人住在省长楼的一个大单元里，公开场合的风光结束，在这个大单元独自进出，照样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跟所有的单身汉没有区别。有区别的是，他有许多单身汉没有的地位，只要他不想寂寞，就可以不寂寞。

他们认识还不到半个月。一帮企业老总开会，中间办了一台晚会，老总里面领头的指名请陈蓁去主持。演出完了，“副省长顾长清”被“请上台”，领着一帮大小官员跟演员合影。陈蓁事先没注意她照着名单念的这个人坐哪儿，她主持节目从来不注意台下的谁谁，更不会眼睛闪闪烁烁地搜寻最佳座位上的头头脑脑。顾长清上了台，她也没有在意，一直在跟旁边的人嘻嘻哈哈，直到顾长清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她才一愣：这就是那些文化精英们说的“如良玉温润而栗然”的副省长啊。苍白，疲惫，好像还有些浮肿，满脸沟渠纵横，几根稀疏鼠须，笑跟哭差不多，挺猥琐的。

顾长清的手掌却是肉肉的，还挺温暖：“小鬼，不错！”他握着她的手用力抖了一下，转脸问身边电视台的林太：“叫陈蓁，对不对？”“对的对的。”林太连忙回答，又对陈蓁说：“刚才在下面看演出，省长对你评价很高。八个字：光彩照人，台风很正。我没记错吧，省长？”“是的。”顾长清一直带着哭一样的笑容注视着陈蓁：“我记住你了，陈——蓁。”说着，手又用力一抖，表明他对陈蓁的亲切绝不是敷衍其事。“你的名片呢？”一边的林太干着急。“我又不是名人，哪来的名片。”陈蓁说。“回头我把你的手机号给省长，你不反对吧？”林太说。陈蓁说：“行啊。”顾长清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但手在松开前，使劲捏了一下。

陈蓁对顾长清一点好感也没有，林太明显的拉皮条味道也让人恶心。她答应林太也许是觉得没必要让林太面子上过不去，不管怎么说，林太总是她的顶头上司；也许是因为顾长清的那八个字挺让她受用，她就不就喜欢听好话吗。现在她有些明白了，她的潜意识里是有所图的。

从林太临时安排的那个所谓机关舞会的第二天开始，顾长清就每天早上打一个电话过来。陈蓁晚上睡得晚，录好第二天早上的节目，回家差不多半夜了，接着上网，东南西北地一通QQ，快天亮了才蒙头大睡。枕头边的李贺不敢轻易惊动她，偏是这个电话不由分说。如果真是一种霸道——不管是倚仗副省长的权势还是出于一个成功男人的自信，陈蓁还说不准会有几分欣赏。但那浑浊低沉肉感的西北口音拖泥带水，还鬼鬼祟祟：“你好……”就两个字，然后就是老半天黏黏糊糊的浊重喘息，让你感到一个老男人饥渴却又怯弱的在暗中的窥视，然后就挂断了。

一个有权有势却可怜巴巴的老男人。连李贺都看不起了：“什么玩意，去会会他！”陈蓁说：“这可是你说的啊，他要让我上了床你可别后悔。”“上床？我看他就是个有贼心没贼胆、有贼胆没贼力的主。他真要有本事成为我的情敌，我认了。”李贺当然没有他嘴上说的那样洒脱，他有他的小九九：“我倒是觉得不妨利用。”

李贺说着，把一只手臂伸到陈蓁的脖子底下。他们喜欢早上做爱。李贺每次都能把陈蓁折腾得高潮迭起。“怎么样？”他咬着陈蓁的耳朵不停地问。陈蓁醉眼迷离，嘴唇半闭半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得意洋洋，然后陈蓁蒙头大睡到半上午，他去卫生间洗漱一新，下楼，在小吃摊抓上一把馒头包子、一袋奶或豆浆，去他的省作协上班。

“利用？利用什么？”陈蓁一翻身跳下床，胡乱套上衣服，出门时重重地踹了一脚，门铰链那儿“咔吧”一声裂响。“妈的，利用？你以为我不敢！”下了楼，陈蓁一撂腿夹起自己那辆小跑车，恶狠狠地一踩踏板。

陈蓁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李贺那张小白脸，听他臭美的哼哼唧唧“战斗的岁月多美好！”他把那事叫作“战斗”，居然给那句话谱上曲当歌唱，好像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床上那点事。以前还不觉得，现在想起来真是反胃，没劲透了！

小巷两边挤满了最简陋的排档，地上昨夜留下的污油浊水横流。开排档

的是当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赚的是马路对面大学穷学生的昧心钱。陈蓁整个大学四年也是这里的常客。车子滑出脏兮兮的窄巷，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城市难得的清静尚未消失，早班公交车和早起的货车刚开始出动，街两边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

城郊的这个湖是城市扩建开发成风景区的。除了自己的那个悠哉台，这里是这个城市中陈蓁最喜欢的地方。大学毕业分到单位之后，她常来。白天有时间她会带本书在那儿一待一整天。去得最多的时候是晚上，找棵树靠着，在草丛里坐下，面对着在黑暗中闪着微光的湖水，胡思乱想，或者什么也不想，就那样静静坐着，听越来越少的人声和远处汽车的响声，听风声、水声、树叶的沙沙声、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的虫鸣声。常常待到天亮。后来去了北京，又因为李贺从北京回来，她就几乎荒疏了这里。偶尔路过，想着什么时候再来坐坐，终没有兑现。

这么早，湖边那些晨练的老头老太太早就注意到这辆孤独的单车、这个孤独的年轻女人了。让他们瞎琢磨去吧，陈蓁把单车放倒，抱着腿坐下来。顾长清后来在电话里有意无意地问过她的作息习惯、日常爱好之类，听说她没事常到这个湖边看书，说：“好哇，我也常去那儿散步的。”如果他真像说的那样来这儿散步，他们偶然邂逅，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

大四上学期，省电视台就有人来鼓动陈蓁：“毕业去我们卫视，我们就缺你这样的文艺节目主持人。”当时他们看了她主持的高校晚会，一个个很振奋，恨不得她第二天就去他们台里上班。可他们都是扛大活的编导摄像，没一个说话能算数的。毕了业，她去省电视台应聘，那班兄弟好说歹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好不容易进了一个自负盈亏的栏目。每天的主要业务就是陪各类官员老总上饭局，下歌厅，目的是让人家当他们栏目的广告主。陪了几次，她越想越不对头，先是给林太写了封措辞尽可能委婉的自荐信，等了几天不见回音，有一天上班直接去了林太办公室。

林太正在听电话，对陈蓁的擅自闯入很不高兴，皱起眉头做了个轰苍蝇的手势。陈蓁稳稳站在屋子当中，毫不动摇。她是来找领导谈工作的，领导有责任接待她。况且进门时她已听见，林太那个电话谈的是不久前在国外旅

游时他们中的某个人闹的一场笑话。

“你有什么事？”林太总算放下了电话。

“想跟您谈谈。”

“我看过你的自我推荐，不就是想当主持人吗？”

“是这样。”

“你是不是把电视主持人看得太简单了？以为就是你在大学的那个学生舞台？”

“所以我要请求领导给我成长的机会。”

“机会会有的，但是现在不可能。我说的‘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不会给你任何答复。请你遵守起码的纪律，回去上班。”

机会很快就来了，这机会根本不在林太的掌控之内。

厅办公室主任直接把电话打到他们那个栏目的办公室，找陈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一般情况下，找一个普通记者，不会由主任自己打电话，即便打，也会打给栏目负责人转达。

除了应聘和报到接触过相关的人，陈蓁对厅里的行政部门很生疏，也不知办公室主任是何等级，就像接一个客户的电话：“你好。”

“是陈蓁同志吗？”

“太夸张了吧？”陈蓁大笑起来：“就是陈蓁，还同什么志。”

“厅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对方依旧小心翼翼。听起来是把陈蓁当成姑奶奶了。

“厅长？”陈蓁纳闷：“厅长找我干吗？”

房间里早静下来了。看陈蓁还在那里磨蹭，有人说快去吧，瞎琢磨什么，肯定是好事。陈蓁“噤噤噤”地走到门口，忽然想起来：“各位能否指点一下，厅长办公室在哪幢哪层哪间、门朝哪开啊？”

主楼大厅有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示意图，机关所有的部门标示得一清二楚，只是之前陈蓁从来没有留心过。

厅长居然对陈蓁到电视台半年来的表现颇为了解，甚至知道陈蓁每天到得最早，拖地，抹桌椅，打开水，其他同志的办公桌也不落下，虽然工资不高，但救灾的捐款最多，等等。

陈蓁眨巴着眼睛，很快就觉出厅长是在绕圈子，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厅

长不会是专门让我来听表扬的吧？”

厅长笑笑，也就不再拿腔拿调：“我听说你写了封自荐信？”

“是的！”陈蓁一下来了劲。

“厅里打算考虑你的要求。我们知道你在大学就是一个很出色的文艺节目主持人了。”

“真的吗？”陈蓁从沙发上跳起来。

“当然。”

厅长满脸是长者的慈祥：“人才难得。希望你好好干。”

“我会的，一定！”

“那好吧，你先回去上班。调动手续有关同志会给你办的。”

从厅长那里回来，林太居然在陈蓁那个栏目的办公室门口守候她。见到陈蓁，她快步迎上去，一把揽住陈蓁的腰：“走，去我那儿坐坐。”

妈的，这就叫时来运转吧！陈蓁想。

“坐下坐下。”林太亲亲热热地把陈蓁按在她办公桌前面的软椅上，她显然在这之前已经知道了厅领导的决定：“这下你高兴了吧。别忘了你的自荐信是我交给厅长的哟。”林太忽略掉了是厅长先打电话过问陈蓁的情况、她琢磨出了厅长的意图才送过去的。

“林台不瞒你说，我还真说不上有多么高兴。倒是纳闷，一封自荐信会那么灵吗？”

“真是个人精。”林太说，“有人帮你说话了。”

“谁呀？那不就是你吗？”

“我倒希望是我。可我有那么大影响力吗。”

“那会是谁？”陈蓁想不出自己周围从哪儿会忽然跑出个什么贵人来。

“别装傻了，你不该瞒我的。”

“我瞒你什么了？”陈蓁给林太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左兵！”

“左兵？”

“你们在大学不就好上了吗？”

“林台你说什么呢！”

“左兵不是厅长的儿子吗？你会不知道？”

“林台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是真不知道啊，厅长不姓左呀。”

“你这么说，我有点相信你了。左兵随他母亲姓。”

“原来这样……”陈蓁长出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你的命是真好！”林太的口气酸酸的，“我当初为得到这个位置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你根本不能想象。”

消息比风还快。整个广电系统舆论哗然：厅长不是在找主持人，是在找儿媳。厅长已经到点了，办这点事自然用不着太多顾忌。

多少年后陈蓁才知道，事实跟舆论相去十万八千里。那年春天，左兵带着他的第一小提琴女友出国留学，行前跟父亲说起了陈蓁：陈蓁是个要强的女孩，是个好女孩，却又总是不顺。希望父亲能够对她有所关照，不是特殊照顾，只是正确使用。这样的女孩不需要恩赐，但需要赏识。她是值得赏识的。左兵那时候已经知道了陈蓁毕业前跟她系里的教授王守信之间的那一场风花雪月，他没有告诉父亲，因为没有必要。以他对陈蓁的认识，当时学校里沸沸扬扬的各类传闻大多是不负责任的，不管怎样，陈蓁都只会是受害的一方，与品行无关。

陈蓁的父母这辈子最大的一致，就是要求自己的女儿和儿子长大成人后一定要凭本事吃饭，要硬气，要有人格，决不要丢掉做人的起码尊严，不要依附任何人，尤其不要依附权力和金钱。陈蓁几乎被所有人都看成是绝对的时尚女孩，随时都有可能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来，如果不是她自己那么不可理喻地犯傻，谁也不会相信她骨子里会留着这么老派的观念。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原来的栏目。”变换她工作的正式文字通知下达的那天，陈蓁找到林太，把那张通知放到她桌上。

“为什么？”

“我觉得耻辱。”

“耻辱？怎么是耻辱？”

“我不想做谁的儿媳。我只想做我自己。”

“原来如此。”林太笑起来：“你是给那些风言风语吓坏了。这可不像你哟。”

“请尊重我的决定。”陈蓁一点不想笑。

“我劝你慎重些，好好想想。厅长很快就办离休了，后面的事就谁也说

不准了，也许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随便。”陈蓁自以为很干净，其实不然。等大家知道了左兵的出国，她就成了一个被抛弃的可怜虫。

三

一块小石子激起的涟漪很快平静。栏目组的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大家都安了心，不必对一个同事侧目或仰视。林太又回到原来的林太，不必老远就喊一个普通员工的名字并赶过去搂她的腰。而陈蓁则继续着每天陪各类官员老总上饭局，下歌厅，为的是让人家当他们栏目的广告主，直到忍无可忍。

而今有几个官员老总是省油的灯？大把的权利和钱攥在手上，帮谁不行？吃饭喝酒唱歌跳舞不过是序曲，高潮永远是在床上，你不让他达到目的，他能让你达到目的？

多少讲点品位的也许会有几分含蓄，约个有情调的酒吧，隔着一只飘浮烛光和花瓣的水晶碗，一人握一盏高脚杯，在远处水幕墙下传来的隐约散漫的钢琴声中，海阔天空地跟你谈人生，谈社会，谈他的个人感伤和国家忧虑，更出色的还会谈谈颓废和唯美，然后开车送你回家，临分别前情意绵绵地说一声“真希望今夜永恒。可不可以抱抱你？”如果可以，下次见面的地方就是他预先开好的宾馆房间。

更常见的干脆就是赤裸裸让你开价。这些人也未必都是想象的那么粗俗，甚至有一些可以说相当杰出，他们对人性的穿透比常人更加尖锐而且深刻：身体就是一种资源，不同的只是提供的品质和随之产生的价值。交易？很对。交易不是商品社会的特有本质，人类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交易。人们付出自己的智力、体力乃至声音、姿态，总之是本身所具有的种种，逐一谋求并满足马斯洛所说的五大需求，整个过程都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其中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意愿的是否对等和结果的是否公平。

厌倦工作的陈蓁向林太提出想来京进修的时候，林太没有反对。

学院给的那个进修名额的主要对象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林太说：“你我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何况你是自费，台里还不用发工资。”陈蓁当时哑口无言。她并没有说自费，更没有说可以不要工资。在她之前，台里所有进修的人都没有听说自费和停发工资的。陈蓁睁大眼睛看着大班桌后面笑吟吟的

那个女人，整张脸像蒙着一张精心描画的面具，在脖子和锁骨那儿现出明显的分界。因为要努力保持口型，不使嘴巴大张而增加面部的皱纹，笑容很僵硬；因为要躲避，眼神有些找不着焦点，显得无耻。

她其实不必这样心虚的，谁都知道她是因为“上面有人”才从主持人成为了“林台”，又最终成为了“林太”。因为“上面有人”的色情意味，后一种称呼意义较为复杂，有阿谀，也有揶揄，但她本人喜欢。看来她还是少一点底气，到底是一个过气的女人。陈蓁居然有了一丝同情。

“保持联系，我会想你的。”林太的声音依旧像年轻时那么诱人。“当然。”陈蓁淡淡一笑。出门的时候，陈蓁已经变得愉快。钉了掌的马靴在走廊上响得像一连串哒哒的马蹄声。那时候她想，一旦走出了这里，她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相对于这条逼仄的走廊，她将要奔赴的天地是太高远了。

陈蓁没有告诉老妈自己离开原单位将要自谋生路，她不想让她为自己担心。如果老爸在，她有可能告诉他。他是天生的乐天派，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女儿都永远不会有忧虑。她从小骑在他的肩头，长大了——直到大四——骑在他的自行车后架，跟着他满世界乱跑。他是摄影发烧友，一有空就背着一架破相机带她周游列国，不到身无分文不回家，常常嬉皮笑脸地在私下里讨回他先前给她的零花钱。他们不像父女，看起来更像两个形影不离的忘年的情人。她对他无话不谈：某次考试吃零蛋，初潮，以及第一次对一个男孩动心。她上了大学，不管她是不是在上课，他不时地就给她来条短信：“滚滚长江都是酒，酒精淘尽英雄……”之类，像个调皮捣蛋的坏男孩。但这个也许是她今生世上最亲的人不在了，从机关退休下来的头一个月，他欢天喜地地背着行囊从川藏公路坐车进藏：“我去朝圣”出发前他打电话到大学来，说要带好多西藏的照片回来，馋死她。本来说好了就是这个学期的暑假她跟他一块去的，但他等不及。他在进藏前遭遇了大塌方，再没有回来。

老妈心硬如铁，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人再踏上那条“朝圣的路”。他要朝圣就让他独自在那里的大山沟待着，我不能失去了丈夫，再失去女儿和儿子！老妈脸色铁青，但没有泪。老妈是爱老爸的，但在骨子里始终没有接受老爸的快乐哲学，为他的从来不思进取遗憾——坐了一辈子机关，到退休连个科长也没有当上。这种说不出的气恼也很自然地转嫁到陈蓁身上。一讲陈蓁，就说都是给你爸带坏了，放任，老是自作主张！

他们家两代人的男女角色定位其实应该调过来：老爸是慈母，老妈是严父；女儿像男孩，儿子像女孩。当了一辈子中学数学教师的老妈把日子过得像计算机一样精确，每天必须喝几杯水，食用多少精粮、粗杂粮和肉类水果蔬菜，有多少健身时间和睡眠时间，补多少钙和维生素，等等，务求分毫不差。丈夫去世后，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儿子身上。儿子凡事都问过老妈再做，好像永远断不了奶。考上了外地的大学，老妈直接就去那个城市租房，好陪着她的宝贝儿子。承担这样的开销，她的退休金自然有困难。为此陈蓁每个月按时或多或少给家里寄钱，太少了，就在电话里嘻嘻哈哈说一声“对不起，这个月又没管住自己的大手大脚。”

陈蓁到北京后，一面在学院上课，一面在一家民营的文化公司打工。学院在通县，那家公司在京西，跑一个单程，中间换三次公交车，得两个多小时。上午上完两节课立刻就疯一样往那边赶，晚上学院有讲座，又在晚饭的时候啃着面包往回赶。既然来了，她就一点机会也不肯错过。在大学学的是中文，主持节目只是玩票。真想象模像样地拿下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不受点系统的专业教育还真不行。她在那家公司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录入书稿，书稿不能带出公司，报酬按工作量计算，她一分钟也不想浪费，双休日也全部泡在那儿。她相信自己能在北京待下去并且最终得到期望的发展。台里没有一个人来京出差顺便看望过她，也从没有人跟她联系，他们也都相信她再不会回去。真像人们说的人间三薄：纸张、人情、避孕套。她偶尔会愤愤不平。但是她也没有主动跟台里的任何人联系，她不想让人感到她的无助。

所有这些，陈蓁都咬牙忍着，她只是没有想到，没人帮她也就罢了，却会有人这么没完没了地要求她的帮助。

陈蓁每次将近半夜打工回来，如果房间里的另外两位大小姐雪儿和梅子不在，她就得花好一通时间收拾房间。那两位走出这个房门的时候永远跟T台上的模特一样神气活现，谁也想象不出她们的房间会邋遢成这种样子：床永远乱得像鸡窝，桌上永远有长了毛的剩菜剩饭，极小的卫生间，塞满了她们的大盆小桶，里面堆满了已经呕出怪味的胸罩、丝袜、底裤，甚至卫生护垫。她给她们叠床，洗碗，归置桌子，清洗卫生间的那一大堆乱七八糟，倒垃圾，拖地，最后是清洗自己，到上床的时候，差不多累得贼死。她从她老妈那里继承了洁癖，不把房间弄个彻底清爽，就是累死了也睡不着觉。

那两位尽情地享受她，说：“我们是婴儿，慕姐是保姆，我们在慕姐面前没有秘密。”“在任何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后面，都可能有不堪入目的现实真实”，陈慕板着脸说。寝室里正传看着《阿娜伊斯·宁日记》，可气的是她们也许有阿娜伊斯·宁的真实，却没有她的优雅。“我们没有异乎寻常的美，有异乎寻常的美的是你”。她们乱笑。陈慕对她们毫无办法。

如果回来时她们在家，哪怕只有一位，那就更会是一场灾难。她们永远有向你倾诉不完的快乐和苦恼。

雪儿来学院前刚跟东北老家的男友分手。他们在老家那个地方电视台是同事，雪儿给陈慕看过照片，那男的贼眉鼠眼，不知是怎么把雪人儿似的新闻主播搞到手的。最让雪儿想不开的是居然是他抛弃了自己。那瘪犊子扔下摄像机跑到南方去做生意，居然泡上了款姐。雪儿一咬牙打了胎就上北京来了。“我才不给他生下那个小瘪犊子呢！”她恨恨地说，好像这能给人家多大的惩罚。她可以整夜整夜地一会儿咬牙切齿，一会儿哭天抹泪，反反复复地追问：“慕姐你给说说，我咋就这么倒霉呢？”

梅子则相反，幸福得像盛开的花儿。她老家在南方山区，初中没毕业，家里就不让读书了。起先跟着亲戚到她们那个市的一家餐馆当服务员，被那个市的广电局长看中。局长常常带客人来，每次都指定要她服务的那个包厢。这些人多是记者演员，吃喝起来牛哄哄，没完没了，花的都是别人的钱，买起单来毫不手软。老板很高兴，认梅子是摇钱树，常有红包鼓励。她为此对局长有了感激。局长对她很尊重，在她正式答应之前，从没有在饭桌下对她乱摸乱掐过。好上之后，局长决心把她培养成大学生，就送她来北京了。怎么办的手续，花了多少钱，她一概不知。局长每次来京，她就去他住的宾馆住几天。每次回学院，从的士下来，手上都拎着大包小包。局长出手很大方，局长说：“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你是我的命根子，比我的命根子还宝贵。我活在这世上，没有你，一点意思也没有。花钱算什么，堆座金山把你供起来也不为过。”

“一个女人活一辈子，图什么？”梅子说：“不就图个知道心疼你的男人吗？像我妈那样，整天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一辈子只知道受苦，我爸从不晓得给女人一个好脸子，喝了酒就往死里睡她，不乐意了就往死里扁她，那也叫活？那是活受罪！”

雪儿说话就像热锅炒豆子，嘎嘣脆，再伤心的事说起来也像报喜似的，尽管没完没了，你好歹能听下去。梅子说话絮絮叨叨，回回转转，不知哪是头，也不知哪是尾，你非得要仔细听着，边听边琢磨才能听出个头绪。陈蓁一坐下来眼睛皮子就打架，她根本不管。你要睡着了，她会推醒你。今天让你看钻戒，明天让你看项链，不是炫耀，是请教：“这东西是真的吗？真有那么值钱吗？”要不就在被窝里摸摸索索，好半天一声不响，你以为她总算放过你了，她却忽然出溜出来，晃着一身蕾丝，问：“他说我穿这比什么都不穿还让他兴奋。真的好看吗？我怎么觉得丑死了？”她问得最多的是该不该马上答应嫁给那位局长。她心里其实已经定了，但她担心他是不是真的会娶她。那位局长比她父亲还大两岁，但这没什么，就怕他到时候变卦，他说等她进修结束，在电视台给她安排好工作就跟他结婚。这之前他还得和家里那个黄脸婆子离掉。

一个学期没到头，雪儿和梅子的日子却又莫名其妙地掉了个个儿。

梅子那天上午走之前说一个星期后回来，她老公——就是那位局长——这次来京，要跟她一块采买他们的结婚用品，但是当天晚上她就丧魂落魄地回来了。陈蓁正在拖地，梅子一进来就一头扑在她怀里，脸色惨白，一头冷汗，浑身颤抖，牙齿格格作响：“本来好好的，可是，本来，可是，好好的……”

他们逛商场的时候，一直好好的，完了踏上一个下楼的滚动电梯，那位局长往后一仰。梅子以为他没站住，还想笑他不如她这个山里人，马上就发现他两眼发直，整张脸都吓人地扭歪了，手上抓着的东西散落在电梯的台阶上。梅子的手也一下松开，猛然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然后腿一软，就不知怎样的从电梯上滚落了下来，跑出商场，跑上大街，拦下一辆的士，直接跑回了学院。

那位局长后来的消息是从一张小报上看到的：某日某商场一男子中风倒于滚动电梯，热心者迅即拨打120，但抢救人员赶到时该男子已因颅内大出血死亡。局长这次来京的理由照例是因公出差，所住宾馆以及商场虽有监控，但有关单位一时难以确切知道梅子的存在。

陈蓁每天都不得不面对梅子那双惊恐的眼睛和不停地追问：“他们会来抓我吗？会吗？”“我还在这里上学吗？往后去哪儿？”不管你怎么回答，